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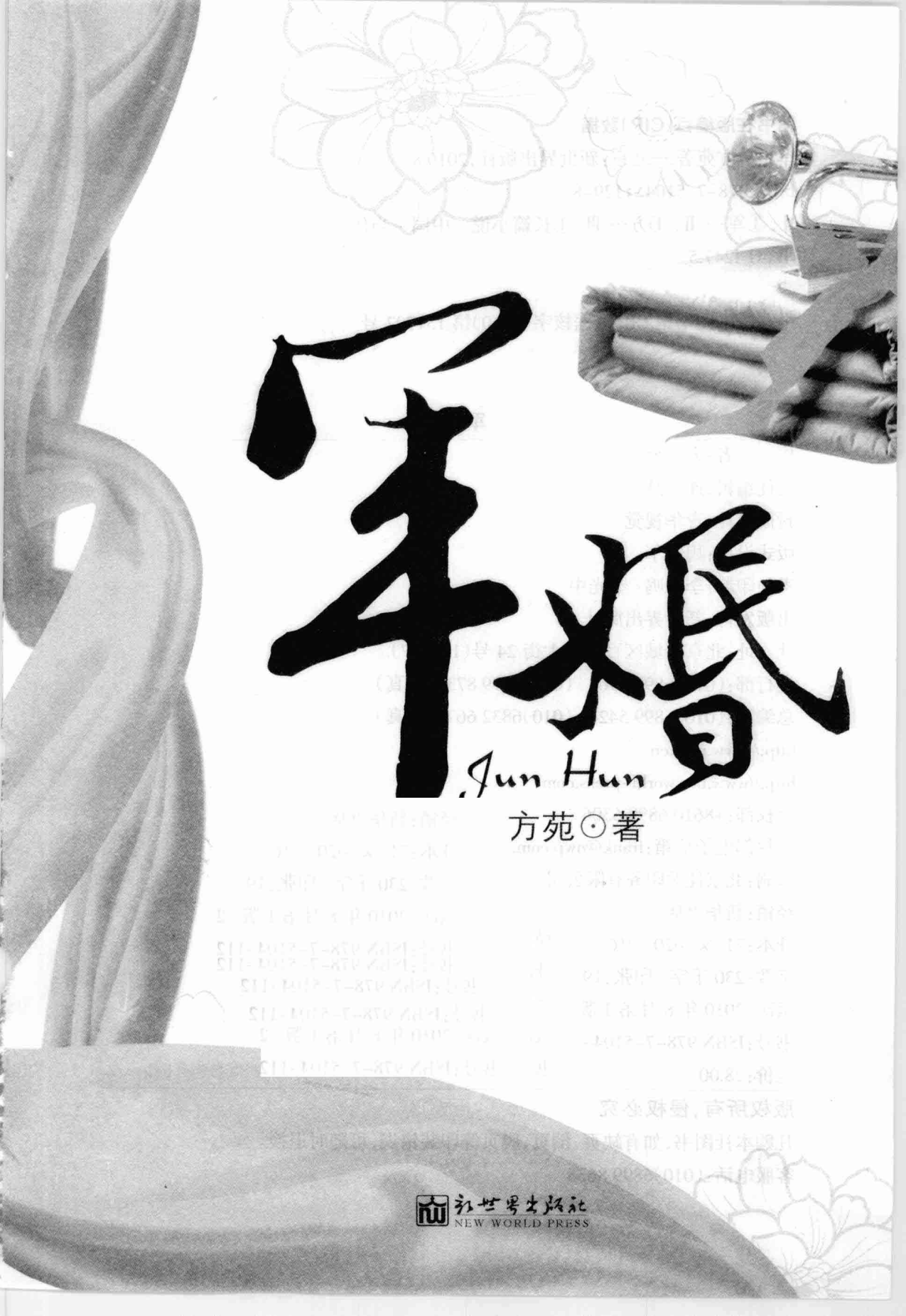
军婚

Jun Hun
方苑◎著

火让英雄无奈，却让真情弘扬。当军号再次响起，军人已脱下军装。
当都市的**物欲**扑面而来时，他们也面临着灵与欲的**诱惑**，泪水和鲜血的胶着，
孤单与责任的彷徨，依附与独立的**心理挣扎**……然而，军婚！神圣！它代表着
责任，代表着**真爱**。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年婚

Jun Hun

方苑◎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婚 / 方苑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104-1129-8

I. ①军… II. ①方…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1792 号

军婚

作 者: 方 苑

责任编辑: 连 慧

封面设计: 青华视觉

版式设计: 魏 华

责任印制: 李一鸣 秦光中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 × 1020 1/16

字数: 230 千字 印张: 19

版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129-8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军嫂，军营里永恒的璀璨

一个人从对文学的爱好到勤奋笔耕，再到写作长篇小说，这道路是漫长、曲折而又艰辛的。这个过程，很多文学爱好者有始无终，一阵子热一阵子冷，发表几篇文章就信心百倍，沾沾自喜；发表不了就垂头丧气，半途而废。

方苑是武汉作协的一名签约作者，这篇小说我全文读过，首先感觉语言不错，故事结构紧凑，情感描写纯真动人……这源于她锲而不舍、十几年始终如一的笔耕不辍，也源于她丰富的生活阅历。

方苑文笔优美，写作态度严肃，这是我力荐她成为武汉作协的一名签约作者的主因。她写的每一篇东西都有军、地特色，这不仅仅取决于才华、学识，更是因为生活中的磨练和阅历。一个人如果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一点痕迹，我以为这不仅是枉此生的大事，也是值得为其自豪的盛举。

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有些人才思敏捷、口若悬河，为何一生却毫无建树？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把大好时光大都浪费在无谓的应酬或者附庸风雅上，根本无暇学习与专心写作。而那些才思平平、平时并不怎么引人注目的人，倾其一生心血，执著地在某一个领域内锲而不舍，最终取得了骄人的、让社会承认的成绩，这不能不说是勤奋的功劳。书能克愚，勤能补拙。我想，这就是人生中一个早已被发现却又时时被遗忘的真理。

文学需要加压奋进。加压奋进可以理解为追求，可以理解为“逆境”，也可以理解为痴迷。追求可以让人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产生恒心；逆境可以催人去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痴迷可以使人超常发挥，创造奇迹，最终取得常人所不能取得的成就。方苑女士是一位军嫂，在工作方面可以说是身处逆境，但是逆境又激发了她的写作热情。她没有在逆境中倒下，而是在逆境中勇往直前，这是一种军人的气质，也是一位军嫂的优良品质。

方苑女士的长篇小说《军婚》，关注的是残疾军人英雄光辉形象下的真实无性婚姻；它是关注军嫂肉欲、心理的生活小说；它是关注军营漂泊与农村习俗、生活、理念、追求之间鸿沟的小说；它关注了军嫂失去自我又寻找自我的种种艰辛……军嫂关注军嫂，得到广泛关注和各界好评，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她的文字就像她的人，“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自古文人多磨难，一片丹心何人知？为了一篇文章、一本书，作者呕心沥血，有些几乎是泪研朱墨写成的，但是人们往往只爱华丽的绸缎衣裳，何曾念及春蚕和织布工人呢？春蚕用生命换来了蚕丝，织布工人用青春和心血织成了锦绣，而作家或不为人们念及，或仍然一贫如洗。在扮靓他人、扮靓世界的同时，自己所得几何？方苑女士好像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只知道净化了自己和别人的心灵与情操。

当今的社会，文化人似乎并不怎么被重视，文化似乎越来越被人们所漠视，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哀、文学的悲哀。

尽管时代对文人多多少少有些不公，但真正的文人不会计较这些，方苑女士就从来没有谈论过这些。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为了给人们带来美好的精神食粮与丰富的文化知识，她把文学看得高于一切，把学习与创新视为自己的毕生追求，甘愿清贫，甘愿寂寞，无怨无悔。我为当今我们的文学圈子中有方苑女士这样的女作家而感到高兴与自豪。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坚信在不远的将来，方苑女士必将在文学的道路上取得更加喜人的丰硕成果，她的小说《军婚》也必然一鸣惊人。

董宏猷

2010年3月21日

（董宏猷：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武汉作协主席。）

深析方苑《军婚》的精神内核

很多女性作家们开始以一种反思的怀疑精神和对话语权的否定意识，审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历史命运和现实遭遇。传统意义上的婚姻和家庭是父权制对女性进行性别压迫的手段之一，女性在婚姻关系中普遍存在着生命贬值和人格异化的现象，女性应该打破婚姻异化的枷锁，争取和维护应有的独立人格。

女作家方苑的长篇小说《军婚》以她对军营的无限热爱和对军营生活的深层体悟巧妙地写出了军嫂这个一直被误读的群体。她不仅仅是作为军嫂——军旅生活的附属品，更是作为一个独立人格的女性在寻找自我。

英国的女作家伍尔芙（Virginia Woolf），在《女人要有一间房子》中说女人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有了这间房子她就可以独立，可以有私密空间，可以不受男性控制。女性主义者又说，女人要有一支笔，这支笔用来自我书写，不是被他人书写，更不是被男权主义者来书写，她不再是一个被凝视和被书写的对象。所以她最终要求的，还是一种文化的自我解放。很显然，女作家方苑就是用这支笔来进行自我书写的。

读到方苑的这篇小说，让读者不禁想到，像雪天重塑一个洁白的世界一样，悄然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传染病房里完成一个军嫂十年的军旅生涯。全文没一个苦字，可是黑衣，玫瑰一样的大红毛衣，腾格里沙漠……让一个神秘、高贵、优雅的军嫂形象展示在我们面前。

以前都是男人规范军嫂的言行，没有人留意、特别是没有男人关心军嫂的内心感觉。现在一位军嫂站出来，要揭示她的内心和生活，这很需要勇气。这篇小说关注的是残疾军人英雄光辉形象下的真实无性婚姻；是关注军嫂肉欲、心理的生活小说；它关注了军营漂泊与农村习俗（军人出生地）、生活、理念、追求之间的鸿沟；写的是军嫂失去自我，又寻找自我的艰辛故事，表明现代军人的爱情，虽被看作是神圣的，爱的梦境虽然美丽，但也不

过是人生长河中的一部分而已，而非女人的全部。

这个选题别具匠心。军人，英雄，也是具有七情六欲、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光光辉形象下背负了太多的重压和负担，军旅的生活是大气凝重的，然而，在女作家的笔下却又是温婉细腻而又不失柔韧的厚重感，方苑用优美的笔调娓娓道来：“钰锁记得当她将他们曾经的通信读到第四封时，医生撤销了传龙的氧气；钰锁的书信读到第十四封时，他身上最后的一块绷带也被拆除……传龙在钰锁朗读书信的声音中，开始会吸着嘴、皱着眉做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微笑；在钰锁的朗读声中，他身上漆黑的皮开始脱落，他流着脓液的伤口开始干涸、结痂、脱落，并开始长出新的肌肉。”这些极具画面感的描写塑造出了一个处在边缘位置的柔韧女性的形象。

在军队里，男主女从、男强女弱的传统观念以及家庭、婚姻的一般权利义务关系甚至比一般的家庭更具有服从性。女性主义作为一种边缘话语，它的边缘性是双重的——在男性中心社会中的边缘地位和学术话语圈内的微弱声音，这两点使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性艺术反倒具有强烈的挑战性。在父权制文化的整体压迫下，当代女性在两性关系中依然处境尴尬，她们在追求独立人格和自由人生境界的路途中依然处处面临着种种困境。

《军婚》特别注重表现以钰锁这个看似平凡的女性军嫂为代表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世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所有人物表现的都是一个主题：对人的生存态势的关注。这些高尚的军人们看似坚强且英姿飒爽，但其实内心各有挣扎。这篇小说中有许多非常值得玩味的东西，细细品读，常觉更可发人深思。

与以往的描写军嫂的女作家相比，方苑的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持一种反浪漫的理性态度，冷静地关注爱情、女人、性爱，强调爱情必须有独立的人格，强调性爱的位置，审视自己，有着强烈的女性内省意识、独立意识，追求独立的人格，把“军嫂”这个称谓还原到女性的本源位置上。欲望叙事，是传统女性主义小说一重要特征。欲望叙事是指“大胆地表现女性长期被遮蔽的情欲，袒露女性隐秘的本能欲望和个人化的性爱体验”的叙事方式。作者以一种深隐不露的方式，更多的是向读者展示了以钰锁为代表的女性在军队这一典型的父权制文化下与自己的丈夫、家人，还有宋大鸣等人的情感纠葛历程和心境。钰锁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被压抑的女性名字的隐喻，

象征了被世俗生活深锁在严苛戒律下的女性形象。但“钰”字本身既有女人贞洁如玉的风姿，又拥有了军嫂的坚忍。

“茂盛的丝茅草，一人高的茅柴，在溪谷环绕的崇山峻岭之间，迎着夏风形成波浪的起伏，远处的森林和潺潺的流水，沉浸在疯狂的烈日里，形成一种神奇的美妙。”这是书中描写的乡下，她从小生活在童话般的乡下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后被亲戚带到父权制文化的城市里生活。父权制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代表了男权的话语，这种权力形式从家庭到单位、机构，到整个社会，是一种独断集权的家长制结构。钰锁最初是生活在独断集权的姨妈家里，然后又受丈夫胡传龙的父权压制。

运用福柯关于“惩戒的凝视”的观点，钰锁一直对自己进行标准化控制，这是一种自我规范的深化。社会通过纪律管束人的身体，通过话语来定义何谓正常，通过标准化和反常化的过程来要求人对规范的遵从。就像钰锁身处在一座圆形监狱中，这就是一种凝视，即“全景敞视主义”——狱警站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房间里面的监犯——无形的凝视就是有形的自我规训。

传统女性主义关于标准化、正常化的思想，说明妇女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压力之下，不仅要服从纪律，而且要遵从规范，自己训练出自己驯服的身体，也就是说权力更隐蔽了，每一个人都成为自身的检查官，对他人也是一种检查。权力的高度技术多样化已经渗透到人的意识和行为规范里面去了，这就是权力的微观政治。

《军婚》颠覆了这种“凝视”，塑造了一个不同传统军嫂的形象。这部小说跨越了父权制美学的审美标准，即身体政治化。作家方苑的“女性的一枝笔”象征了一个军嫂内心的公义、爱和一个女人的独立人格与理想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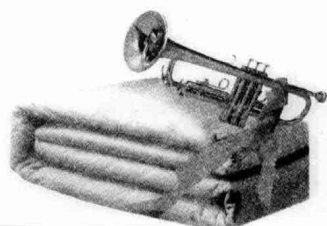
王新民

2010年3月21日

（王新民：武汉市作协驻会主席）

目录

第一章	下雪的玄妙	001	第十五章	危难中重逢	139
第二章	放逐的深渊	014	第十六章	重组家园	148
第三章	两天的炽恋	031	第十七章	远离军号	160
第四章	爱情的灾难	038	第十八章	起点与终点	170
第五章	萌动的乡恋	045	第十九章	重逢的震撼	182
第六章	探家的喜悦	059	第二十章	绝妙的奇遇	190
第七章	两地分居	068	第二十一章	突袭的波澜	202
第八章	悲剧闯入	073	第二十二章	突来的机遇	223
第九章	悄然的挽留	082	第二十三章	雪夜的选择	234
第十章	温柔的报复	090	第二十四章	公公与婆婆	244
第十一章	北来的求助	096	第二十五章	欢歌笑语	259
第十二章	相逢的无奈	107	第二十六章	新的征程	273
第十三章	神秘的红屋	118	第二十七章	生命价值	283
第十四章	绝处逢生	128			



第一章 下雪的玄妙

1

下雪是一件赋有魔法的事情，睡觉时处在一个世界，醒来时又处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A市这场初雪，是在1月10日的深夜，于悄然神秘的沉寂中完成。这无形中给睡梦中的世人们，增添了一缕玄妙的色彩。

而这场雪对于赵钰锁而言，却如同窦娥临刑时突降的六月飘雪一般。先是一瓣瓣、一朵朵地安慰她，接着，大片大片的雪花便铺天盖地飘洒下来，真是分秒必争，犹如童话中的仙鹤精灵悄悄放展魔法一般。它包裹了钰锁满腔的愤怒和忧怨，冷却动摇着她意欲一头从大桥上跳下去的决心。

钰锁徘徊在长江大桥上，飕飕的冷风早已将她脸上纵横交错的泪痕吹干，凉沁沁的蜿蜒在干涸的脸上闪闪发亮。仰首霓虹变幻莫测的都市夜空，她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她久久地徘徊在空寂的大桥上，抚摸着身上的伤痕，“繁华落尽，终究成空”的伤感，慢慢在绝望空落的眼眶里，变成了忧伤的湿润。

……

如果这场雪不适时而来，也许钰锁真的会在1月10日那天深夜，投胎做了长江里的一个水鬼。可是那场雪偏偏来了，好像是专程为了证明她受了无比的委屈——

给他委屈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与自己在沙漠边缘野战部队艰苦生活了十年、一直使自己坚信可以依靠可以信赖更可以托付的“英雄”——胡传龙，自己的丈夫！

自从随夫转业到了 A 市这座城市，她便总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如果她不去武晨制药集团上班，他就会在她面前肆无忌惮地说他战友的媳妇谁谁谁当了总经理，谁谁的媳妇开了公司年赚几十万、上百万，言下之意他养了钰锁十多年，钰锁拖累了他十多年，该是钰锁长长志气自力更生的时候了。

可钰锁一旦进了武晨制药集团，并一心一意地好好工作时，他却又要阴阳怪气地笑着说：真没想到那个流氓，倒混成了 A 市名流，戴了个总裁的帽子！哈，如今这世道哟，真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呀。呵，英雄竟没流氓值钱、出名！

每逢出现这种情况，钰锁就敏锐地感觉到她又将会大祸临头，胡传龙又会将十年前那条悠长的绳索，鲜血淋淋地拖拉出来，勒住她的颈项，再一寸一寸一匝匝缠满她的每一寸肌肤，直到她被勒得脸色苍白、快要窒息时，他才会松绑作罢，唯恐一次性毁灭了她，下次消遣就难得再找一个像钰锁这样适宜的目标。

他冷笑着，鄙视地盯着钰锁，眼疾手快地抓住她，将她刚刚站起来欲回避的身体，又重重扔在沙发上。

“心虚了？不心虚你跑什么躲什么！我又不会吃了你喝了你，哈，更不会像传家那样强——奸——你……”

每次想到这里，钰锁总要以泪洗面。她无言以对，每次都是这样。

亲爱的！你还是曾经的你吗？难道这就是我不顾一切千里迢迢投奔到西北军营苦泡了十年的婚姻？你难道是傻子吗？你的痛是因为舍己救人，我可以理解，可你为何总要把我爱的天堂捅成一个悲愤四溅的窟窿，你才觉得公平？

钰锁以沉默对答，希望这场无缘无故的暴风雨早点结束。近来她常常感到脚酸手软、胸闷，浑身软绵绵的没有一丝力气。

自调到武晨集团策划部以来，她感到压力陡增，自己不懂电脑不懂网络，一个与社会脱节了十年的军嫂，偏偏与一群年轻有为的博士硕士做了同事，她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自己即将被这座都市所淘汰，所以她每天粘在电脑上，粘在“五笔电脑打字”上，眼珠子瞪得都快进出来了。

也许躺一下，一场睡眠，一个梦境，就能让她的精力恢复。每次她都这

么想，然而每次都被传龙的粗暴所践踏。

他鼻孔里冷哼着，“以为自己是谁呀，以为姓宋的给了你一点小恩小惠，就是爱你，就恨不得把自个儿贱卖给他……”

钰锁颤抖了一下，唇角浮现出两个浅浅的解嘲笑窝。她的生活只不过是长着翅膀的事实，眼前这个她跟随了十年的人，如今似乎只能用语言的暴力来使自己沉默。无数次的侵害，最终让钰锁挣脱了传龙的语言包围夺门而逃。

车流不息、人流如潮，灯光瞬间变幻万千。钰锁徘徊在房地产中介门前，望着橱窗里一套套房价直线上升的广告，内心百味纠结。这座城市于她，并不比腾沙漠的边缘生活好多少！沙漠里的孤独，是由于找不到一条人与人之间相互流通的渠道，风沙广漠无垠的呜咽，刺激得人心跳耳鸣，孤独由外到内，直到钻入骨髓。而在这座城市里，她整个人就像浸泡在高楼大厦、人来潮往的沸腾中，孤独如水蓄满整个心湖，然后一点点往外渗出，随着夜色随着街灯，汨汨外涌，直到将她整个人完全淹没。

钰锁想到了死，只有死才能证实他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并不是由她造成的。她只有一死了之，才能摆脱这种屡遭伤害的尴尬境地！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摆脱这种境况很简单，用一根绳子系在身上，再坠上两块巨石，沉入江底即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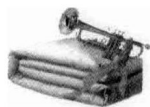
钰锁冲动地伏身桥上的水泥栅栏，遥望桥下裹着泥沙的洪流。一朵雪花，如轻柔的小唇般吻在她的前额。下雪了？钰锁一愣，伸出手掌，一瓣瓣一朵朵的雪花儿，冰晶般亲舔着她的掌心，化成凉沁沁的一滩水。

早不下雪晚不下雪，偏偏在她要投江自尽时，飞雪说来就来了。钰锁突然想到了窦娥，她在那被临刑时的六月里看到了飘雪。难不成，老天是为了挽救她、洗涮她的委屈吗？

传龙看着钰锁像个受尽屈辱的小媳妇，颤颤抖抖地越过他的躯体，打开门的一瞬间，淋湿了翅膀的麻雀般摆摆头，留给他一个决然的背影。

传龙冷笑着，“你以为你是谁，你即使是一颗射出去的子弹，凭我大跨三步，你仍然会跌入我的掌心，仍然做不了会飞的麻雀。”然而，这次他没有抓到她，望着迅速离去的背影，传龙突然迷茫了。

“我刚才干了什么？我这是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传龙一手扯着头





发，拖着一只大扫帚般的手在租来的房里狂暴地走来走去，触手可及的盆盆罐罐，在他的脚踢手扫下，乒乒乓乓翻滚着，喧闹成一个小小的战场。

继续！继续，没有命令，就没有停止！没有命令，没有流血，没有倒下，就是继续！

传龙飓风般独临着枪雨弹林的战场，左冲右突。突然，他的手掌触及到了立柜上电视机旁一台老式收录机，“啪”的一声键响，飘出了军号昂扬的声音，这昂扬激进的军号，瞬间使冰冷的空气变得燥热，使恬静的灯光变得飞溅，使困倦怅然的世界变得亢奋，使出壳的灵魂回归体内，使中断停滞了的思维流水般重新流淌……

传龙停止了一切破坏活动，狼一样绝望的眼神慢慢充满了人的温和气息。军号愈来愈烈，痛苦和梦幻，现实与梦幻，摆脱与执守，爱与恨，都在军号声中交织！旋转！凝聚！冲突！升华！辐射，回闪……

漠漠干燥的火风，卷起重重尘土黄沙，俨然从天上悬挂下一帘土黄色的巨瀑，将天地之间飞溅得严严实实，扑打在人脸，灼热生疼。

钰锁立在黄土高坡上，乌发飞扬，绿色的裙裾荷叶般飞扬，弥漫的尘土，黄纱般笼罩着她。她面对满目苍黄，眼里的困惑和惊讶，增添了她的几分神秘高贵。

传龙虽然百分之一百二十的精力全落在钰锁身上，可他恭迎的脊背，还是充分感觉到了三里外的工兵连营，全体官兵艳羡妒忌的火辣辣眼神。

我操！做梦也想不到你这个闷葫芦，能把仙女一样的女子给骗了来！果然，一向因家庭生活富裕，自视甚高的浙江战友陆大勇，在传龙领着钰锁回到连队营房，在彼此擦肩而过的瞬间，还赖皮狗一样贴上来讨好传龙，你这手绝计，将来可要传授给我！

……

好一段痛快的军营情，好一个蓬勃幻想的军号！

“钰锁——”传龙突然一声长嘶，拥抱了一团空气的手，慢慢拥抱住了自己的双肩，他蹲下身，双手无助地垂到空荡荡的胯下，嘶叫变成了委屈无助的呜咽，“我没用，我没用！我是爱你的，爱你的……”

是的，他是爱钰锁的，钰锁的漂亮温柔，没有男人会不爱，尤其是对传龙细腻周到的照顾，更是让他无可挑剔。这军号，一定是她事先为自己备好

的，为的是消除自己的狂燥！

“我这是怎么了？”传龙惊悸地想，难道说那场大火摧毁的不仅仅是他的命根，还有他的性情？他健壮活力四射的躯体像是一座爆发的火山，他和钰锁顶着十年的夫妻名义生活着，可实则夫妻间的鱼水之欢只不过两天！两天，即使白天黑夜黏在一起，也不过四十八小时！一个男人，给不了女人富足的日子，给不了女人需要的生理需求，剩下的还有什么？传龙无助地跌坐在地上，痛苦地抱住了头。

2

钰锁果然命不该绝，一辆凌志轿车悄悄停在她后面，胡传家谨慎地慢慢向她靠拢。

传家接到传龙的电话时，正组织策划部的全体职员加班加点策划春节联欢晚会的事情，临近年关，一年一度的职工表彰、业务往来单位的拜访、全体职员的联欢等诸多事宜，总是要放在春节即将来临之前大张旗鼓搞一次。所以传家很重视年会这一关，方方面面的关系，从不疏漏，大方体面而又合乎人情，处理得稳稳妥妥，四平八稳。

就在传家吩咐策划的人员将礼物、年会策划出新意的当口，手机响了，他本欲按拒听，一看来电显示是胡传龙，竟有些激动，出于内疚出于良心，他很想拉一把这个叔伯哥哥，他现在有这个实力！可是没想到当兵转业后的传龙，脾气古怪，一身穷骨头，又臭又硬，对他的帮助从不领情，总是鼻孔朝天，原则来作风去地说教，让他感到乏味，甚至汗颜。

也正是传龙的穷硬，让这对生活在同一城市的叔伯兄弟，疏于联系。传龙主动联系传家，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因而，传家接电话的声音，明显露出讨好：“哥，你有事？我正在开会……”

“那你开你的会，我找我的人，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传龙的话短暂急促，口号式的语言炸弹般扔过来后，就要挂机。



“别，别……”传家露出的紧张神情，让员工们大惑不解，他们的总裁多风光的人物啊，什么大人物没见过？政界的、商界的，谁见他不理让三分？

传家意识到了这一点，走出办公室来到过道上：“谁不见了？源源？”

“你他妈少打我儿子的主意！他是我的，我的，明白？”扔过来的话，句句带着火药。

传家讪讪地：“那……”

“钰锁！”对方利利索索抛过来一个名字。

传家一惊：“钰锁怎么了？我没让她加班，让她早早回去了啊。”

“我犯浑了，我他妈的不知道怎么又犯浑了！她跑了。她活够了。”

传龙气急败坏地挂了手机，突然挂断的声音让传家皱了一下眉头。“传龙惹的祸，传龙的天，传龙的家要塌了，凭什么还有脸对我理直气壮地发号施令？”

可就在传家不想理会的同时，却无奈地回到策划部宣布散会，并快步奔向车场。没办法，一物降一物，每个人都有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软肋。源源和钰锁，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他的软肋。传家在车内看到钰锁的身影时，暗暗松了口气，刹车走出来后一点点接近她，终于张开双臂抱紧她：“回去，跟我回去！……”

钰锁被突如其来的黑影箍住，本能的发出一声惊叫，看清了来人后便放肆地狂笑起来。风雪撕扯着她的笑声，变成丝丝凉意的讥刺，落入他的耳膜，让他觉得烦躁且不可忍耐。

他断然一挥手：“够了！你笑够了没有？”

河流般欢溅的笑声，在他斧凿刀劈的手势里嘎然而止，冰冻成锐利的冰凌。她怨恨地盯住他，咬牙切齿：“你以为我会死？”她冷冷地，“不，我不会这么傻！”

钰锁一甩头发，像只放纵的兔子狂奔而去。

“我这又是吃饱给撑的！”胡传家愤恨地诅咒着，抬起脚猛踢一下桥栏，转身朝停在不远处的车走去。“你以为你是谁！我现在可不是山村里的那个穷小子了！我真是多余管你”

轿车并没有朝胡传家的住宅区调转方向，而是径直尾随着赵钰锁。他的

行动比他的思想更懂得驾驭自己的主人。他再次超越了她，将车子横亘在距她一米之外的地方，打开车门沉郁地走了下来。

“上车！”他没一句多余的话。

钰锁喘息着，冷视了他一眼，避开他的阴影，僵直着身体又欲撒腿前奔。

他扯住她的衣角，怒气冲冲：“上车！”

她怒气冲冲回转身，欲挣脱他的掌握，却没料到脚下一滑，身体凭借他的拉扯，已身不由己地向他身上倒去。她感到自己的脸快贴近他的胸口了，猛然伸出双手一推。他趑趄了一下，抓住她的胳膊，让自己失衡的身体趋于平稳。

“松手松手！”她无法摆脱他力量的控制，便开始张牙舞爪地扑打着他。“关你什么事？关你什么事！你先一手打碎了我的天堂，现在又装好人给我盖一座茅屋，就能将你带给我的所有灾难一笔抹杀吗？你知道我这十年是怎么过的吗？”她不争气的眼泪，又开始波浪汹涌，鼻泪纵横，“这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这个雷劈火烧的。”

他依旧抓住她的一只胳膊，铁塔般不躲不闪，不吭一气。

她觉得自己全身的力量，只不过是徒劳地发泄在一个沙袋或是一堵墙上。她慢慢止住手，前所未有的疲乏袭来，只觉眼前金星飞进，耳膜蜜蜂嗡吟，她像一条折腾得精疲力竭的死鱼，上身向他的身体栽倒，双腿却向地上倾斜软塌，整个身体在他眼前慢慢畏缩……

“钰锁——”传龙从天而降般冲过来，狠狠推了一把传家，稳稳搂住了钰锁晕倒的身体，他的快捷、精准，急迫中的凶狠，令传家暗暗吃惊。

传龙背着钰锁，在大桥上，在雪花中，步履铿锵。传家追着，叫着，上车，上车！我送她……我送你们俩去医院！

传龙不理不睬，仍旧踏着雪花疾步如飞。那速度令传家气喘吁吁，望尘莫及。传龙不经意间射过来的鄙视目光，让传家放弃了努力，他回到车边，对着远去的背影叫骂着：“茅坑里的石头，臭硬什么！疯子，神经病，不正常……”





3

钰锁在传龙肩上一颠一颠的，清醒过来。本欲要下来自己行走，但传龙加大了力度，钳子一样将她紧紧箍在他的脊背上，就像小袋鼠融入了鼠妈妈的胸袋一样。他这人就是这样，火筒脾气，气头上恨得铁，脾气一过爱得也真。只是这些年了，她受够了，他的脾气一过没事了，她却备受委屈。

她知道落在他手里，挣扎是徒劳，索性闭了眼睛，安安静静将头贴在他肩上。感受着路在后退，与飞雪一同前行的晕晕眩眩。雪花让夜显得寂静，静得只有传龙吱嘎的脚步声伴着咚咚的心跳声。走着，走着，钰锁疑心回到了梦里，回到了军营，迷迷糊糊中传龙背起了她，跨越着婚礼上战友们热心设计的“障碍”……

那场婚礼，令钰锁至死难忘。那是她用一生温热的泪滴，用自己的体温，经过五十多天杜鹃鸟啼血般、感动天地唤回了被大火烧成木炭一样的传龙的生命。那场由团副政委宋大鸣亲自主持的盛大婚礼，钰锁至今都相信，她的婚礼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只属于她只伴随着她，悄然改变着她的生活渠道……

婚礼是钰锁陪同传龙从北京医院做完第十次植皮手术，回到民勤县后举办的。

钰锁扶着传龙刚下公汽，便发觉车站黑压压地围满了人，从十几岁的小孩到白发老人，有的手捧鲜花，有的提着一篮子红枣，或是一袋鸡蛋。

从荒漠广宇的天底下，一下冒出这么多人，令钰锁惊讶不已。

人群一下将传龙围得水泄不通。

“欢迎英雄平安归来！”“贺喜英雄健康归来！”的呼声此起彼伏。

钰锁愣了，原来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老百姓，都是为了传龙！

一些老大爷老大娘，围着传龙问长问短，将红枣鸡蛋塞进传龙手里，他们含泪说“我的好娃啊，对咱老百姓，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呐！我们对你、对